

# 他帮4378名流浪人员找到回家路

见习记者 许金妮

李耀进的办公桌上,有两本地名集,发黄卷边的页面和蜘蛛网一样密布的细纹,仿佛装进了李耀进十几年工作的日日夜夜。今年59岁的李耀进并不是地理专家,却对这两本地名集里记载的中国各地的乡镇、村子的名称甚至是这些地名的老叫法都烂熟于心。李耀进说,这两本书是他的工作“法宝”,“他们的家一定就在其中,我要想办法找出来”。

李耀进只是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一名普通员工,可同事们都喜欢叫他“专家”“老师”。因为在16年的时间里,李耀进用他的专业和敬业,帮助了4378名流浪乞讨人员回到亲人身边。如今,这位“寻亲达人”已经成为了救助站的一块“金字招牌”。

## 在大海里寻找绣花针

2003年,随着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颁布实施,杭州市收容遣送站更名为杭州市救助管理站。那一年,我国开始实行自愿受助、无偿救助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。

当时,李耀进与同事们接到了一项“大任务”:帮助当时滞留在站里的180多名流浪乞讨人员找到回家的路。这谈何容易!救助站的滞留者大多是长年在外风餐露宿的流浪人员,这批人中,有的已经精神失常,有的身体状况很不稳定,有的因年迈而记忆力衰退……“要从他们身上得到寻亲线索实在太难了,感觉是在大海里寻找绣花针。但是,再难也要找啊!”李耀进回忆,“那时候,整晚整晚地睡不着,脑子里的各种寻亲信息像自己有脚一样,不停地走来走去。”

一名在衣服口袋里塞满垃圾的老太太,令李耀进尤其印象深刻。由于长时间在外独自流浪,这个老太太的戒备心很重,始终不愿意让人靠近。为了取得老太太的信任,李耀进用各种方式和她套近乎,终于“磨”得老太太愿意和他说话。

提起家乡,老太太有点糊涂,只知道自己是江苏的,却说不清是江苏哪里的,“一个省的范围太大了,我们也



李耀进关心生病的流浪人员



李耀进翻找线索

没有其他线索”,困境之下,李耀进灵机一动,想到了口音识别的办法,“这个办法虽然笨,但是有效。”

李耀进打听到,杭州四季青一带有不少江苏人,立即跑过去,模仿着老太太的口音四处询问,终于在一家裁缝店找到了答案,裁缝师傅拍着胸脯告诉他“我是江阴人,这绝对是我们那边的话”。

李耀进随即发函至江苏江阴各乡镇。不久,救助站里来了几个自称是老太太家人的江阴人,李耀进将老太太带来相认时,老太太突然双眼通红,死死地盯住了其中一个男子,慢慢地吐出两个字——“强子”。男子听后,扑通一声跪倒在地,哭着大喊了一声“妈”!

这个场景,在李耀进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烙印。在亲人相认的泪水中、在被救助对象感激的眼神中,李耀进逐渐找到了“寻亲”这份工作的意义。在李耀进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,救助站里的180多人全部找到了回家的路。

## “用心”是最大的窍门

同事们都说李耀进有一套独创的寻亲窍门,可李耀进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技巧,他说,“用心”就是他最大的窍门,“寻亲需要用心去听、去

看、去聊、去磨”。

去年6月,杭州市救助管理站与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签订了技术寻亲协议,带来了人脸识别、DNA采集对比等高科技手段。李耀进欣喜之余,冷静地说:“我们可以依靠技术,但决不能依赖技术。在流浪乞讨的人群中,有的人连身份证都没有,现有的大数据库里是找不到他们的信息的。所以,传统的笨办法一定不能丢。”

李耀进每天都坐着公交车在定点医院、福利机构和救助管理站来回跑;面对病床上的病情危重的流浪人员,他将耳朵贴过去,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;为了让流浪人员放下戒备,他搂着对方的肩膀以兄弟相称;为了寻找线索,他花大量时间在垃圾堆里翻找……

李耀进快要退休了,救助站只要有新人进来,李耀进都会把他们当做徒弟一样培养,手把手地教他们“抠字眼、听口音、辨外形”等。在李耀进的言传身教下,杭州市救助管理站里出现了一个个“口音专家”“地名专家”。近几年来,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流浪人员滞留率一直是“零增长”,甚至是“负增长”。李耀进也成了各地救助管理机构竞相邀请的“李老师”。面对这些邀请,李耀进很乐意传授经验,“个人的力量有限,救助工作需要很多人一起努力”。



# 如果把经营婚姻家庭比作开车 你的“车技”如何?

滕华

每年5月15日,是国际家庭日。

如果把经营婚姻家庭比作开车,在当下快节奏的工作、生活环境,“驾驶人”可能面临的状况是:“路况”复杂、“车速”快、“车技”差……打这个比方的,是周敏明这位有着14年婚姻家庭咨询经验的“老司机”。他是宁波婚姻家庭和谐促进项目负责人,也是宁波市十大和谐家庭促进员之一。“人们对婚姻家庭的质量有着越来越高的追求,但忍耐力、经营婚姻家庭的能力却不见长进。”他说。

## “他一年摔了七个半手机”

王女士有一个让旁人羡慕的家庭,40多岁的丈夫在金融机构任高管,每年拿着一两百万元的年薪,女儿留学归来在投行工作。但她走进咨询中心时,却是满脸落寞哀愁。

“我情绪抑郁,吃药都几年了,甚至有几次想轻生……”王女士说,丈夫是一个工作狂,脾气暴躁固执,遇到心情不顺,拉下脸就是一阵怒吼。近几年,他摔了20多个手机,最高纪录是一年摔了七个半。这半个是怎么回事?原来,某天家里又爆发了争吵,眼看爸爸在怒火中举起手机又要摔,女儿扑上去

抱住他求别摔,这才“救”下了手机。

“我又没做什么坏事,不就脾气差了点吗?”这个霸道高管在周敏明面前一脸无奈,说自己不嫖不赌,也尽到了赚钱养家的义务,怎么妻女还不满足?“事业成功、获得别人尊重,是不是你人生的第一要务?”周敏明问。男人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。“你现在是否感到快乐幸福、内心平和?”周敏明又问。男人沉默了。“目前的生活状态持续十几年了,你觉得工作和生活是否有必要做一些变化?”这样的问题连续问了3遍。

咨询结束,男人回家对妻子承诺了两件事:一是情绪失控时,他会走出家门,平复好了心情再回家;二是每周陪妻子做一两件她喜欢的事,比如牵手散步、接她下班、陪着聊天……

前不久,王女士欣喜地给周敏明打电话说,丈夫在公司里主动选了一个年薪减少但职责相对清闲的岗位,他说“生活重心要转移了”。

## “她实在是个扫兴的人”

小琳和丈夫都是85后,小琳是一名英语老师,丈夫经营一家外贸公司,男帅女靓,有一个乖巧的儿子。但在去年,两人却闹到了法院——丈夫起诉要离婚。法官没有判离,让他们回去再冷静冷静。小琳不

想放弃这个家,找到了周敏明求助。

“我们的问题在于她太没情趣了,实在是个扫兴的人。”丈夫对咨询师说。怎么个没趣法?他举例说,约妻子去看电影,妻子拒绝,说“排老长的队,没意思”;公司接了一笔大单,约妻子去吃个夜宵庆祝一下,妻子说“明天还要上早班呢,早点休息吧”;想去上海看最时髦的话剧,妻子首先算的是经济账,“油钱、路费、吃住要两三千,太不划算,不去!”

可小琳口中又是另一个故事,她说丈夫在外面找了“小三”,那个女人可以陪他

做了14年婚姻家庭咨询,接触了几千个案,周敏明所在的咨询中心每年的业务量都以超过20%的速度在增长。客户中,约70%是女性。“这说明,多数男性的重心其实是在家庭之外的,他们一般觉得婚姻过得去就行;女性则把大部分身心都投入家庭,对婚姻家庭的诉求也比较多一些。”

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,现在走进咨询中心的男男女女都很大方、直率,和以前的扭扭捏捏、不好意思完全不一样。他们大多在第一次与咨询师见面时,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婚姻家庭中存在的问题,“他那方面不行”“我心思不在家庭中了,想换一个活法”“他的脾气我忍受不了”……

在周敏明看来,这是婚姻双方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所造成的,就算走进咨询中心,也都希望咨询师说服对方作出改变。“任何一个婚姻家庭,都不可能一直是顺利的。遇到问题了,还是应该多找自己的原因进行改善,给予对方理解,这样才有可能良性循环。”

“经营婚姻家庭不需要考‘驾照’,不少人因为‘车技’太差而‘翻车’。”周敏明建议,夫妻俩都要不断学习那些“应知应会”的内容,特别是在家庭矛盾爆发时要把握好,“那是最好的改善和学习机会”。

去看戏、吃夜宵,可以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,这才是夫妻要和她离婚的原因。对着咨询师,小琳大哭:“他怎么不早点对我说呢?如果他要的是这些,我也能陪啊!”

看男人愿意净身出户,对妻子儿子也有着巨大的负疚感,周敏明觉得这个家庭还能再救一救。他向二人提出了一个“半年改善计划”,男人要切断外面的那段关系,正常地对待妻子;小琳也要修正各方面观念,和丈夫好好相处。这个尝试很有效,半年下来,夫妻俩重新认识了自己、认识了对方,把家庭挽救了回来。